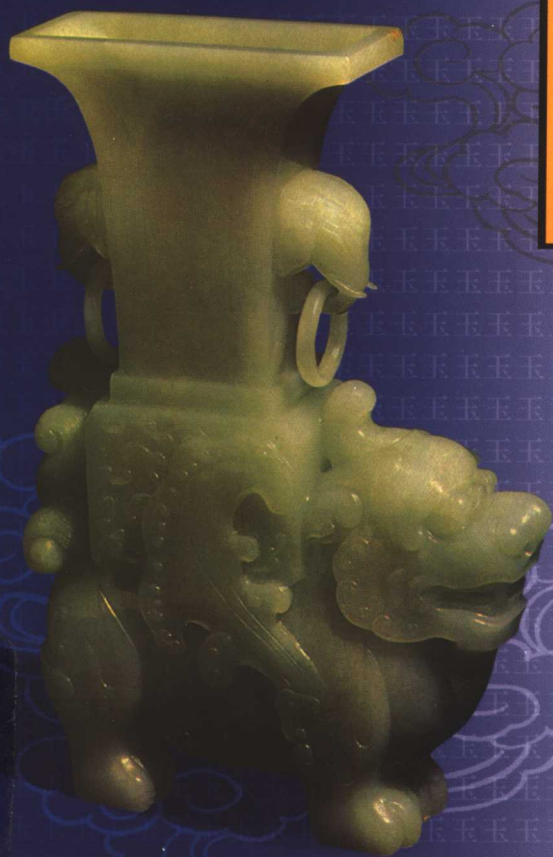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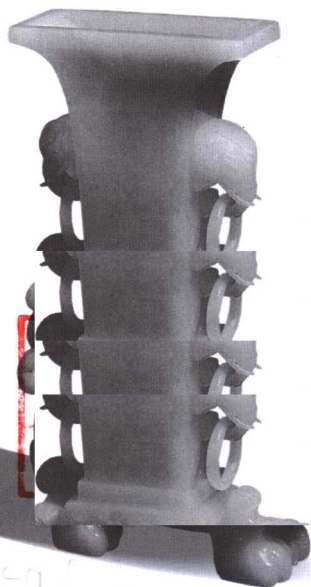
◎ 姚士奇 著

中国玉文化



◎ 姚士奇 著

中国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玉文化/姚士奇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643—837—8

I. 中... II. 姚... III. 玉器—文化—研究—中国
IV. 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312 号

- 书 名 中国玉文化
著 者 姚士奇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 21240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插页 6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837—8/K·251
定 价 30.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红山文化 玉龙



商 玉龙



战国 玉龙



商 玉璧



战国 三龙谷纹玉璧



汉 双龙谷纹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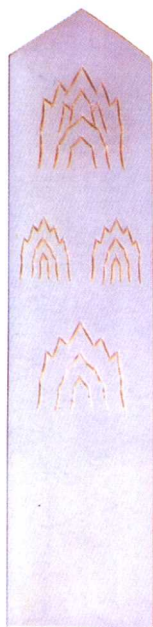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 玉琮



良渚文化 玉琮



周 玉琮



商 玉圭
明 定陵四山镇圭
汉 圭璧
西周 赤璋



春秋 玉琥



战国 云纹璜



宋仿战国 双龙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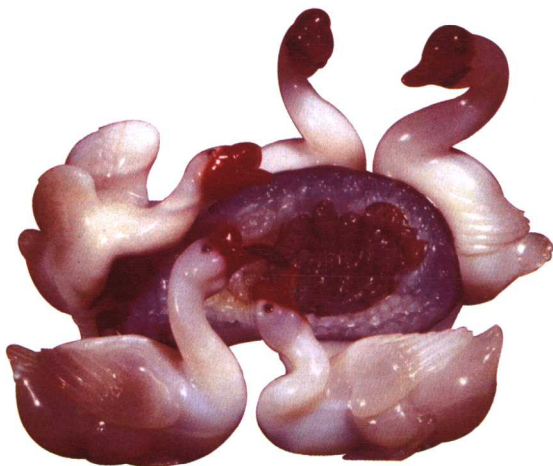
周 玉戚



汉 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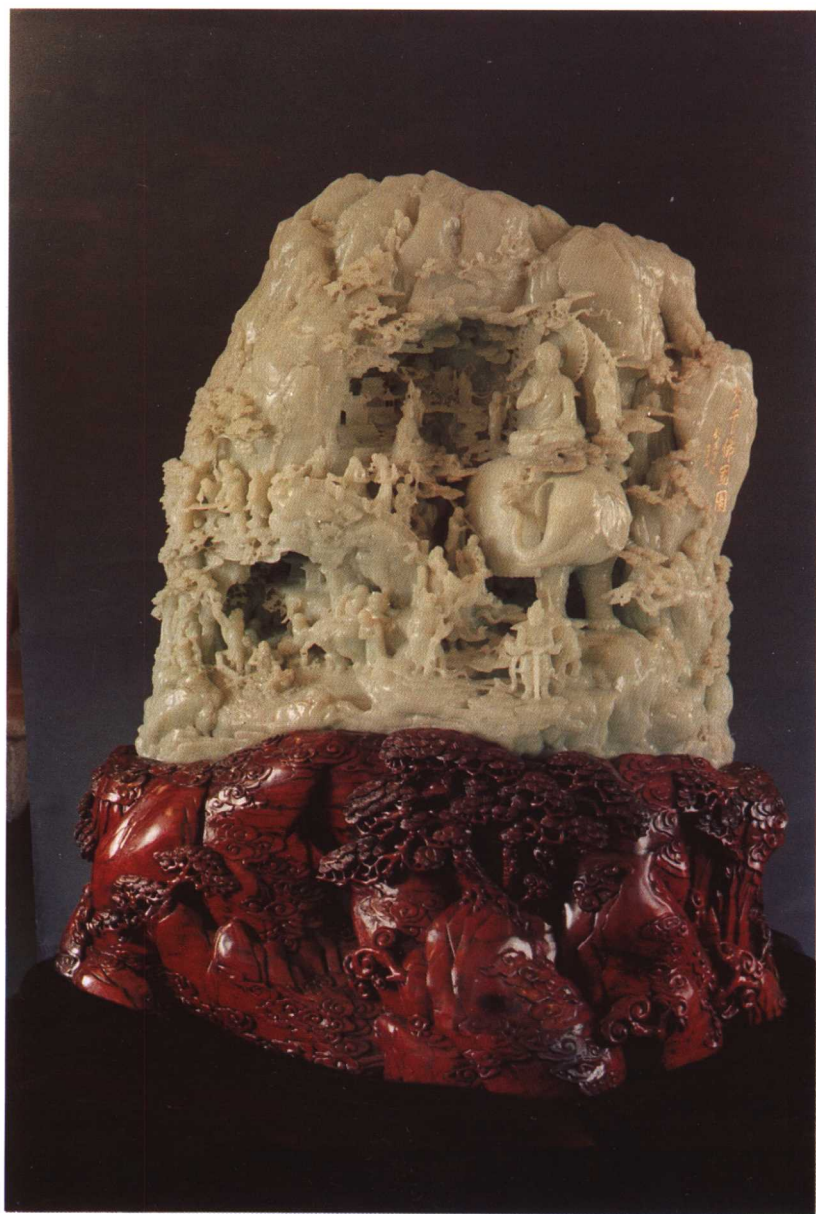
清 翡翠白菜



当代 玛瑙五鹅 北京玉器厂 王树森设计制作



当代 珊瑚四季花鸟双瓶 扬州玉器厂
焦一鸣设计 詹育兰制作



当代 白玉山子大千佛国图 扬州玉器厂 黄永顺等集体创作

序

说起来，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陈迺冬、肖乃吉等几位朋友闹着玉癖。大家琢磨旧玉，偶有所得，便由肖乃吉去做卡片。他费了许多心血，不管寒冬酷暑，用蝇头小字积累了数百张卡片。谁知，都在“文革”中被革掉了。最早认识石头，对它做出分类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早把石头中含有最美的性质一类叫作玉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然而，说我们是认识玉的晚近民族，也是对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一本专著来研究过它，甚至连国外《jade》（《玉》）那样内容粗糙的书籍也没有。现在，当看到姚士奇同志《玉宝和中国文化》这部研究玉文化的书稿时，我的兴奋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本来对我来说，阅读这么一大卷本的书稿，近年已是力不从心了。但由于我对玉的癖好和对《石头记》的爱好，这种双重关系促使我还是把书稿看过了。

姚士奇是从玉在我国的文化地位，玉如何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中成为宝的重要成员，以及玉如何作为政治权力的投影开始了玉文化的研究的。

玉的发现，在我国古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源远流长，经过时间的陶冶，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玉文化。

早在石器时代，玉的本身就有了双重性——美的装饰性和社会功能的神秘性，就是说，玉器不但是美的饰物，同时还是一种权力和礼仪的体现，它标明着持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后来随着交换的发展，玉又有了财富的意义。

细石器时代，玉曾是生产的工具，如刮削器、石核、玉刀、玉斧等。直到青铜器翻开了历史的新页，玉作为生产的工具的地位才逐步退让了。但我国好长一段历史都是用玉和青铜来书写的，而且作为玉文化，非但没有因铜器的出现，及后来铁器的出现而衰落，相反更加走向了繁荣，它从金缕玉衣，走向玉牒、玉玺、玉佛、玉香炉、玉镇、玉符……

从而形成发达的玉文化体系。

我曾收有商代的玉燕，有一种中间透着圆环，一种形状较大，中间没有穿孔。它们是传世之物，由于没有经过严密的测定，年代很难确定，因而它们的历史面貌也就模糊了。但我相信，在这实物之前，必有更早的玉饰与“天生玄鸟”的商民族起源的传说联在一起。可惜人们往往只欣赏它们的工艺价值，至于它们的内涵，还几乎没有人提出并加以研究。前几年在东北辽河平原出土的龙形和云形玉器，它们的重要性，也由于它们没有被历史的砝码所衡量，真实的意义还未揭示出来。现在姚士奇对商代武丁的妃子妇好墓中的玉器做了分析，从而印证了《尚书》典章的可靠性。历史是变动的，典章礼仪当然要随之变动。但妇好墓的完整和可靠，使我们依据它，可以上推下验。姚士奇对妇好墓中的玉器所涵的社会功能的解释，很有一些道理，只是还可以展开和深入。

玉也是财富的象征。盘庚把玉和贝联称。后世流行的“宝”字，是“玉”和“家”的合字，这是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古代玉璧价值连城，为了占有它，不惜去发动战争。

玉又代表权势。秦代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谁得到它，谁才能算是真命天子。这块玉玺代代相传，而且后来只有缺了一角的那块才被公认是真的。直到清代，传说还是这样的。

在古代，玉还是乐器的组成部分。原始人可能把石片悬在树枝上，敲打出声作为传递信息的器物，发现了石声十分悦耳，也可能在山中听到磐石在风中的响声，受到启发发明了石磬。后来发展到玉磬，定出音阶，成为乐器。这也证明我们先民是较早看到了玉的另一方面。由于玉石杂质少，被撞击时，不但声音悠扬，而且能传送得很远，所以中国人至今仍欣赏“玉振金声”。

玉的制作，多是出自王家工艺作坊和世袭工匠。姚士奇对《周礼》一书中与玉有关记载所做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不少学者对《周礼》投不信任票，认为当时生产水平不高，权力机构不会分得那样细致。不过，我曾去云南傣族地区，亲眼看到他们的分工不但“多”而且“专”，如“赞哈”专管唱赞歌的。又如阿昌族专门从事刀剑的制作……它们生产力不高，而消费分工很细。

玉在古代中国,更多的是用于统治者祭祀等大礼上做标志和排场的,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昭示等级、尊严的作用。这样,在不同时代,人们给予玉以代表精神的德性,如晶莹、纯粹、温润等等而附上各种高尚的解释。古人称玉有“五德”。“德”在中国远古时代是和“本性”有共同意义的。玉既坚定(硬)且纯正(质),因而成为信的象征。古代统治者执璧以示信于民。贵族投书附以玉琅玕,也是互“信”的表示。在《石头记》里,从那九龙玉佩也可看到还流行以玉为信物的习俗呢!玉由“五德”而“九德”而“通灵”,最后赋以人性,这最能代表我国玉文化的特性。

正因为如此,姚士奇在谈玉说宝时,曾联系到《石头记》里的宝玉,从它如何而来,产生出“金玉良缘”和“木石姻缘”的矛盾,以至后来的失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了曹雪芹的人生观,使人们再次体会到曹雪芹艺术手法的诡谲多姿,再次证实曹雪芹的思想源泉是由多个源头形成他的星宿海的,全书既谈论了中国的玉文化,又扩大了红学研究的视野,实在是相得益彰。

如果说,这本谈玉说宝的书还有不足之处的话,我以为是涉及面过多,有些论述还可斟酌、推敲,以便更精当、深入。当然这并不影响全书的鸿旨。

这里,我再说几句。从近代以来,玉已失去它在礼仪上的地位,然而它作为工艺品,其前途越来越光大,并在世界工艺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今后玉文化可能在两个途径上充分发展:一种是制作仿古玉器和宗教造型,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工艺美术品。在中国,玉的家族正越来越壮大,愿更多的人写出玉文化的新篇章。我愿这部雅俗共赏的专著,能为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

端木蕻良

1989年7月于北京

自序

还是在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龙的传人、玉的文化”。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龙的传人似乎有了些许了解，可对“玉的文化”却较为模糊。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化竟会被称为“玉的文化”？这“玉的文化”到底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渊源？国人对玉的酷爱为什么会历上万年而不衰？玉的魅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些问题既是那样神秘，又是那样令人神往。

自古以来，我国研究玉的书籍本来就少。纵有，也多是以记录古玉形制、历朝定规以及民间掌故为主要内容，而于玉文化方面的专门研究涉及甚少。时至今日，甚至在讲授玉器的专门学校里，也很难寻到一本玉文化的理论专著，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随着中华国力的日益强盛，大量玉器产品涌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外文化交流和对外经济贸易诸多方面所涉及的用玉广度和深度，是任何一代历史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能说清楚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有一个科学的交待。正因为此，我坚持把“中国玉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1990年7月，在何延红、孙宅巍、蒋才喜、王春南等前辈的帮助与指导下，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玉文化的学术专著《玉宝和中国文化》，将近17万字，谈到了“什么是玉”、“什么是玉文化”、“什么是宝”等方面的问题，也论及了玉文化理论跟红学研究的关系。当时，尽管也做了不少诂经证史、查考古制等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还是初出茅庐，诸多问题没有能说深说透。特别是在那本书里，还没有能够更多地运用当代有关学术及考古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论述，心中尤感缺憾。

在那本书问世的时候，端木蕻良先生曾为之作了一篇很好的序言。先生从玉的历史、玉的内涵、玉和经学、玉和红学等等方面娓娓道

来,引人进入玉的境界,并给予本书以极好的评价。后来还将此文发表于1991年1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端木先生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床上写的这篇序文,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阅读大卷书稿确已力不从心了,但由于对玉的癖好和对《石头记》的爱好这种双重关系,还是坚持着把书稿看完。我深深地知道,先生此举既是在奖掖后进,更是在孜孜倡导玉文化之研究,此情此景使人难以忘怀。自那以后,我再没有敢停留探索的脚步,又继续苦心孤诣地思考摸索了十多个年头。

中国的玉器和我们民族文化的发源、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远古时代起,它就开始渗透于人们的观念和习俗之中。原始玉器及其相关的用玉理念和古老的用玉程式,曾经是中国最初国家缔建时就采用的典章信条和礼仪基础。它后来竟成为中国儒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它甚至曾经作为我们民族尊严的标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玉器艺术和技艺的增进与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制度、民风……这一切精神的、物质的财富总和,构成了中国独有的玉文化。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光照于全世界。玉文化毫无疑问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它涉及到各朝各代的历史记载、礼制典章、古史传说、风俗民情、文物考古以及现代各有关学术领域的科研成果。中国古代国家所有礼制典章中与玉有关的各项记载和当代关于玉的考古成果都是研究玉文化的重要基石。当我在弄清楚了这样一些道理并且也具备了一些这样的条件之后,我才终于下决心动手写第二本专著——《中国玉文化》。

从当初萌动探索玉文化心愿的时候算起,到如今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回顾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我才猛然意识到,为什么我国历来关于玉文化的学术专著特别稀少。历史久远、资料面广量大、难以下手,这些固不待言,它后来成为历代统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法则,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忌,则是不可抗拒的原因。如果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如果没有许多现代学者在相关领域诸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要想总结有近万年发展史的中国玉文化,那确实也是不太现实的。

为了缅怀无数前辈在玉器创作和玉文化研究方面的奋斗精神,为了感谢无数专家学者在玉文化诸领域所做的大量贡献,我想,还是以

端木蕻良先生生前所写的那篇著名的序文,作为本书的序。如果读者在看完本书之后,觉得已经把中国玉文化的问题基本弄清,或者对拙著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那笔者将感到无尚的欣慰。

姚士奇

2003年7月25日于扬州